

四十而惑

天宇·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四十而惑



天宇·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而惑/天宇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7

ISBN 978-7-5426-2507-6

I. 四… II. 天… III. 随毛一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1012 号

四十而惑

著 者 / 天 宇

责任编辑 / 朱慧君

封面设计 / 朱进波

版式设计 / 胡力中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3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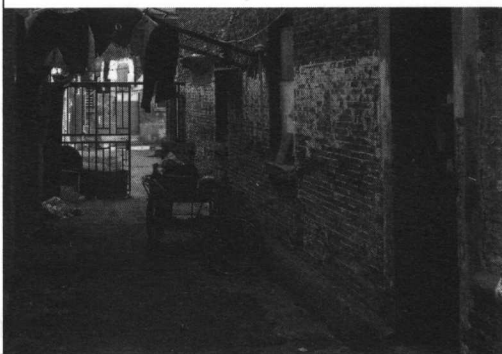
印 张 / 7.375

ISBN 978-7-5426-2507-6

G·832 定价: 15.00 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被毛主席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幸运地躲过了那可怕的十年文化浩劫，又迎来了国家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如今，“八、九点钟的太阳”升到了当空，这一代四十不惑之人站在了变革的舞台上，经历着这个国家的沧桑巨变，心里却怀揣着各自不同的奋斗历程和人生感悟……

一排排规整严密的石头厢房，前后门紧挨着，每一幢里面可能住了好几户人家，但绝大部分都是清清爽爽的规矩人，……



四十 而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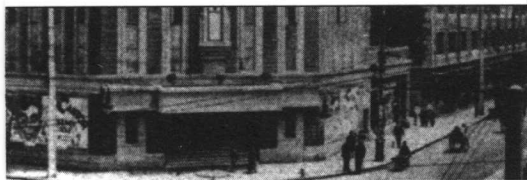
他们一起在天井里、阳台上、大弄堂、后弄堂玩，暂时还没有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弄堂外，所以挖空心思在弄堂里找可以玩的素材，那个年代物质很匮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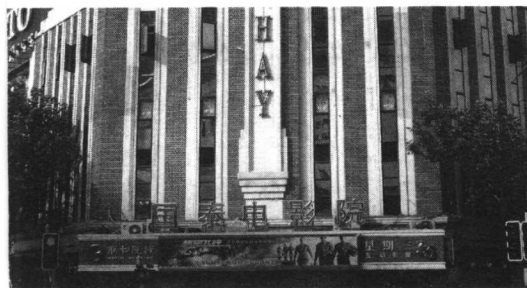
蒋亦群朦胧地记得，从他进入幼儿园以后，做教师的父母每天在学校写大字报，开始格外地忙碌起来……



四十 而惑



姐弟俩一路边走边问来到了国泰电影院，梦茹先让弟弟等在电影院外面，然后进去找母亲，里面照旧是批斗大会，……



……在西藏南路上的一家邮局，他寄出了“情书”。

“投完炸弹”后，蒋亦群忐忑不安地回到家里，决定连续在家里躲上几天，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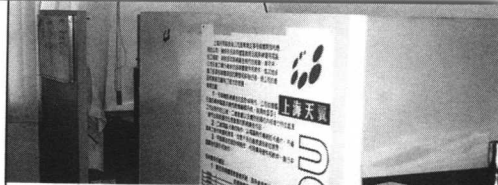
四十 而惑



两人一个是理工学院的青年才俊，一个是文学院多才多艺的大才子，这兄弟俩在校园里很引人注目，一个儒雅，一个奔放，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他们很快成为校园中女生注目的焦点。



天翼公司的成立不仅使张建国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也使原本联系渐少的朋友们又有了聚会的场所，……



四十

而惑



晚上，张建国来到了东湖宾馆内的“大公馆”，这个地方向来空空荡荡不会满坐，除非是被人包下来办派对，服务生看到他进来，就领他到里面一间有大壁炉的房间里，……



孙久义放下电话，对两位手下说：“你们在这里吃吧，走，AMY，金老板喊我们去滩外楼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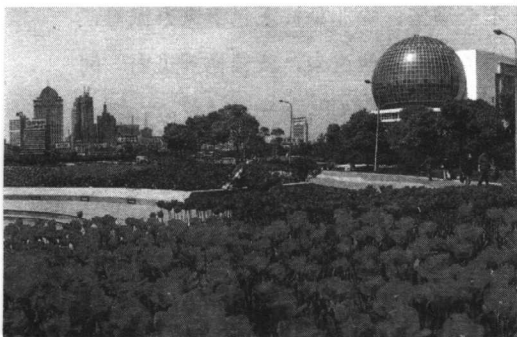


四十

而惑



在整座城市的迷宫里转悠了半天，他最后毫无创意地开车到浦东滨江大道，……水波荡漾传递着对岸外滩的车水马龙的喧哗——逃不出这座迷宫，……



目 录

第一章	3	四十而惑
第二章	23	童年记忆
第三章	39	红色年代
第四章	55	投机时代
第五章	93	青涩时光
第六章	111	青春岁月
第七章	143	创业激情
第八章	169	青青校园
第九章	191	岁月无情
跋	225	

四十而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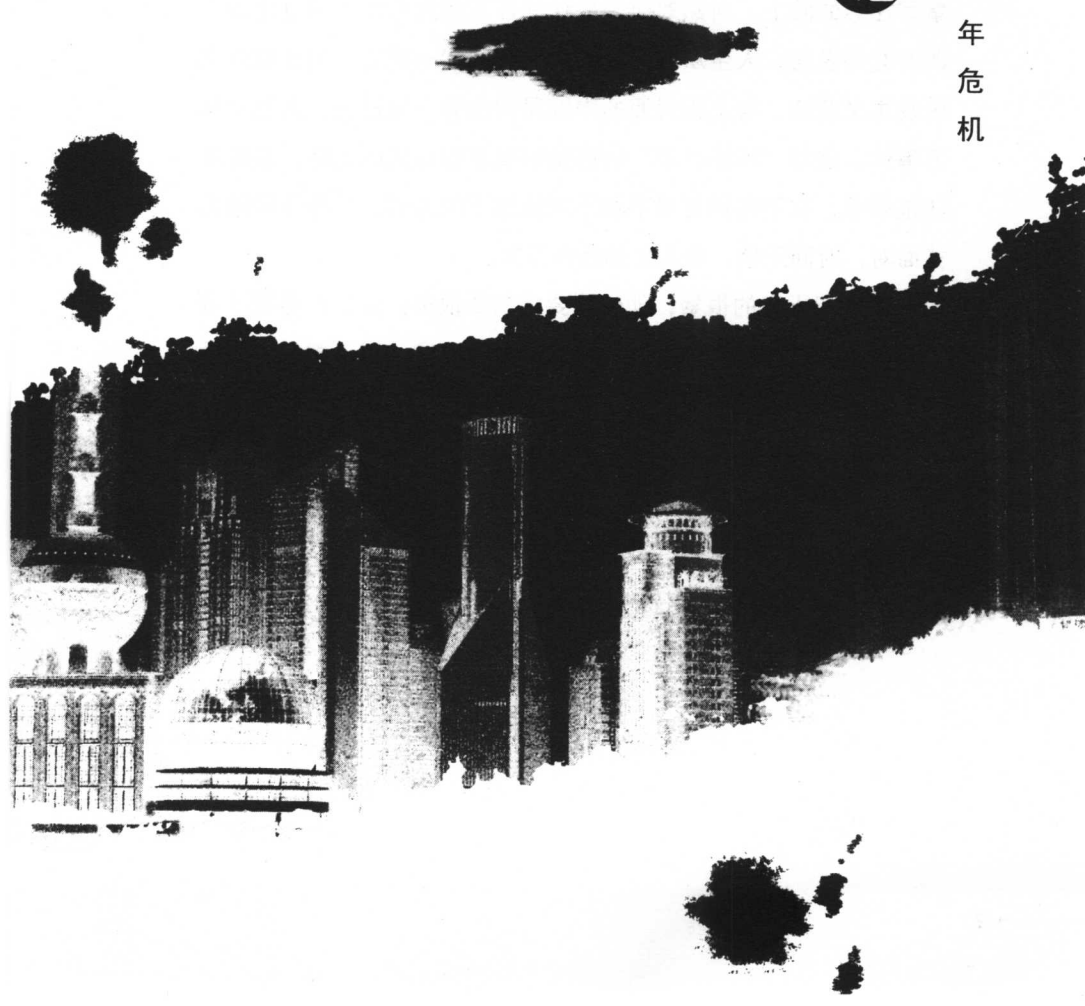
天宇·著

上海三联书店

第一章

四十而惑

过劳死 中年危机



“男人四十一枝花”，进入不惑之年的男人们完全会有理由为这句话而窃喜，也完全会有理由为自己的人生找台阶。其实这个比喻更像是对照女人来说的，特别是与自己同龄的女人。男人四十已事业有成者，他们已经变成了社会的中坚，驰骋商场的主体，而最可以自夸的则是他们似乎成了女人的舵手。时间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奇妙的事物，你不能把它抓在手里，它却可以把答案写在你的脸上。当然对时间的认知在东西方有着不同的比喻，西方有句名言：人生从四十岁开始。这跟“一枝花”的比喻同属乐观主义范畴。与之相对照的中国民间也有一句俗语：人到中年万事休。这与“不惑之年”的感悟同属悲观主义的范畴。是悲观还是乐观，在不同的背景下和不同状态下的人们会选择不同的方式面对，时间无情，而人生却终归有义。

男人四十真的很累，他们需要的东西很多：金钱？尽管不会冒失地直言；升官？那首先要看是否命运安排，再考虑能否调动自己的激情和兴趣；照顾妻老？算是答案的一种；孩子的升学考试？算是能挑起父亲的激情了；身体如何？这往往是在别人提醒下，或是有中年好友故去后，随时在警醒自己的一个严重但却仍不紧急的问题。

2005年5月的上海，天气已经分外闷热。

这一天才过去了不到一半，可张建国已经开始不耐烦。他感觉自己纹丝不动的坐姿开始使背部发麻，他却懒得动一下腿脚，只是伸展了一下交叉的手指，试图让自己不变成一座渐渐入定的石像。他微微叹了口气，抬头看了一下周围，也不知道究竟是要看其他与会者还是看这个国际会展中心漂亮的会议厅，促使他看周围的原因是，他疑惑为什么坐在这个会议厅里感觉如此寒冷，究竟是自己衣服单薄了还是中央空调出了问题，冷得他整个人都变得迟缓，然而四周其他人似乎都很适从。他努力集中注意力，去用心听演讲台上那位仁兄冗长的发言，他已经讲了有20多分钟，也许更长，在他发言完之后，就要轮到张建国上去发言了。

下午的会议是一个关于国际金融系统数据库应用的国际论坛，身为IT公司老总，张建国很清楚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言对他有多重要，这关系到他的公司下半年的经营以及未来在国际区域间的作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前一晚睡得不是很好，以至白天他总是觉得身体里有另一个自己在一点一点往下沉，他从早上起床到现在，就一直在尽力抵挡着那种下沉，并尽量不让外人看出来，可是一过正午，疲乏感就蛮横地缠绕着他，哪怕像现在这样坐着不动，他也觉得很花力气。每当疲乏的时候，他很容易心不在焉，就像现在。看着台上的发言者，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40多岁的男人，算是保养得不错了，那个人从阅历看约莫也四十左右，可是头发已经开始斑白，体态也很臃肿，相比之下，自己还算嫩相的，这多亏自己平时从来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样想着，他撑了一下眼皮，有了几分精神。随着一阵公事公办的掌声，那个人终于说完，张建国站了起来，轮到他了，他不紧不慢走上台，不苟言笑地开始发言，一种熟悉的自信心不由分说地蹿了上来，他已经习惯了当所有人都注视

着他时那突如其来的自信，像往常一样，开始扮演起那个众人眼中的张建国。

论坛结束的时候不到4点，张建国又花了15分钟与一些业界人士切磋交涉，当他从一群IT精英与商界骄子中脱身而出的时候，首先想做的事情就是找卫生间。张建国几乎躲一样地进了卫生间，在窄小封闭的空间里，他总算松了口气，刚才发言的时候就开始腹部阵痛，果然现在拉肚子了，这样也好，仿佛身上的负荷被顺带排泄掉了一部分。他的脊梁处一阵泛潮，鼻尖上冒着汗，依然觉得有些冷。洗手的时候，他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整洁，干练，脸色有点发青。他从卫生间出来，分明觉得有些饿，早上出门只吃了两片面包，中午在会展中心吃的商务套餐不对胃口，而且那个鸡排有不新鲜之嫌——一定是那个鸡排，导致现在的腹泻，张建国边思量边快步走着，由于饥饿，他感觉自己走路的重心有点晃荡，可是眼下，他没有时间去补充一点食物。

刚坐进自己的车，手机响了，他看了看，是妻子从加拿大打来的，他接电话：“喂——哎，我刚才在开会，没办法接……我现在要去见客户……”张建国汇报了一番，然后听妻子在电话那头谈起了天气，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妻子的声音对张建国而言不再意味着是女性，而是母性，他对这个声音很遵从，自觉地配合着，不戏言不热络，对方也对他有礼有节一句比一句讲道理，双方仿佛心照不宣默认了一种不再儿女情长不带多余情绪的距离感，也许因为这样的距离，他们才安生维系着彼此，结婚已经十几年了，他们之间没必要再去考虑什么差异什么情感，人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为习惯而生活，所以，他们的婚姻也是好习惯，他们最大的共同财富可能不是儿子，而是习惯。

妻子让电话旁等得有点不耐烦的儿子跟爸爸讲话，12岁的儿子像背书一样对着电话听筒念：“祝爸爸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DADDY。”张建国此刻才想起来今天是自己43岁生日，其实他也不是忘记，只是自从过了四十以后，他就越发对自己的生日很敷衍，他似乎潜意识中有种希望别人不要记得自己生日的愿望。妻子陪儿子在美国读书，原本计划带他回上海给爸爸庆贺生日的，但是儿子要去参加一个童子军夏令营，所以无法回来了。对此张建国心里丝毫没有觉得遗憾，他不是不想儿子，只是对于团聚或者庆贺这类事情没有热切，甚至有点害怕，究竟为什么怕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是太疲劳的缘故。挂上电话后，“生日”这件事情正式像一面旗帜在他不舒畅的一天中耷拉着升起了，他突然有了压力，觉得自己像春节晚会里到底要不要上的一个节目，有点闹心。

为了使自己轻松一些，他边开车边打开音响，车厢里响起杨坤沙哑的《那一天》——“记得那一天……”张建国有气无力地跟着哼了起来，他已经把这个歌听了很多遍，似乎对歌里那种哀婉悲伤的命运有几分同情，他从来是个充实的现实主义者，不记得自己哪一天是有悲伤的，只能不带感情色彩地听，听着听着，他不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时候想起她使他空乏的身心似乎有了一点内容，也许因为她，自己的生日是可以像歌词中写的那样有些悲欢的吧，他很客观地安慰着自己，并且琢磨着要不要在晚饭时间来临前给她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这个时候他竟然有些在意起那种浪漫的小情小调来，如果在平时，他一定会鄙视自己这样。车在红灯前停下，他望着车外一个个碌碌而行仿佛目标明确的人们，无比茫然地打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哈欠。

在瑞金宾馆与客户喝茶的那一个小时，是张建国一天中最困倦